

墨

子

附篇
目考



14961

212
1

墨

子

附篇
目考

畢墨

沅翟

校撰
注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墨

子 附篇目考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及經
訓堂叢書皆收有此書子彙不
分卷爲篇五十蓋不全之本經
訓本有畢沅校注故據以排印
並附子彙本所載潛菴子志於
後潛菴爲周子義別字

墨子敘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弼。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旣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

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皆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溺。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致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沉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鑑。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數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

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雜天下之川，胼無胼，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愛其黔首，顏色黎墨，竊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

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敍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惘然過之。時則有仁和、廬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書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現七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燕盥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据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現七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篇作子。

就苑作干華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泉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取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過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卽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期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

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

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上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鄉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如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闕。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竝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葬。反獲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譏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畫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衛。本作上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誖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

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書注

墨子

按漢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其書具在。傳本甚古。時有古文奇字。蓋非贗書也。攷其說多稱先王。蓋自以憂世忘身以徇時。誠與自私自利者異撰矣。第其敢于非聖人以自是。偏曲之見。而斬以易天下。天下之人又靡然從之。此其流弊必害義傷教。而孟氏辭而闢之。所爲嚴也。昌黎氏云。患生於末學。孔墨必相爲用。蓋其怨哉。余輯諸子。裁擇其言詞近似及文采可觀者。以備一家。諸非聖拂經。復重猥雜者。悉置弗錄。覽者詳焉。丁丑夏日潛庵子志。

墨子卷之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
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 畢沅校注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譚如征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尙攝中國之賢君尙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攝合攝同攝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于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究其情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雖難庸民終無怨心言遠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偃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偃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諮諮之下禮記云言咨略略鄭

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荷二字疑誤。者，諸諮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暗，宋齊謂兒泣不止曰暗。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遠臣則喑。與噤音義同。史記劇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爾雅，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爲韻。靡字靡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是故比干之殢，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表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鎰，只作鎰。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鎰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鎰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